

生命中最重要轉捩點

／釋果儒

一九八四年一月，遷往慈光山文殊院不久，便幫忙〈人乘佛刊〉審稿、改稿、校稿，1986年暑假，已出家兩年餘，發現自己雖然身為編輯、比丘尼，卻「教史不懂，教理不通」，很想去唸中華佛研所，卻不敢向家師表明自己的心願。等到1988年，家師總算答應讓我出來唸書，卻不許我報考中華佛研所，等我知道法光佛研所於1989年暑假開始招生時，已經錯過了考試日期，只好再等一年，並去信索取應考前需閱讀的書目，這些書實在不少，我整整讀了一年，還好不負初衷，總算能就讀佛研所。

就讀法光的第一年，由於身體極差（胸椎側彎，心臟無力，嚴重氣虛），加上課業繁重，果真是唸得「水深火熱」，有位同學還開玩笑的說：「會死掉」，雖然沒死，卻每星期去普賢中醫診所報到，又因長期閱讀姿勢不正確，所以頸椎、胸椎也向前彎曲約十五度，後來整椎整好了，擔心脊椎會再度彎曲，所以每天用過午齋，便乖乖的去二樓禪堂經行，幾個月後，學妹春蘭說我的背脊很直，這是在法光佛研所行禪（walking meditation）訓練出來的。

在法光，我學會如何深入經藏，也學了梵文、巴利文、日文，佛學英文。記得那時和我一起上佛學英文，同時也在台大哲學研究所攻讀博士學位的賴賢宗（現任台北大學中文系系主任）告訴我：法光的師資比台大哲學研究所還好。這要感謝創辦人如學禪師和所長恆清法師的苦心，讓我們能在全國最好的佛研所就讀，並聘請最好的老師來教我們。

1994年十月底，我到斯里蘭卡去了，翌年二月，在Kelaniya大學巴利佛學研究所就讀，那裡的圖書、設備遠不如法光佛研所，所開的課程也無法和法光相比（畢竟外籍學生不多，所以每年只開八、九門課，且每年重複開課，而

以僧伽羅語開的課程則有二、三十門），我在斯里蘭卡所受到的學術訓練，也遠不如在法光所學到的，這要深深感謝所長恆清法師所付出的心血。

2001年三月底，回國後，在圓光佛學院任教，並擔任〈圓光新誌〉主編，翌年，來自緬甸的學生Nayaka比丘寫了一篇長達數千字的英文稿給我，從未「英翻中」的我，花了兩個星期，用手寫（以後翻譯直接在電腦上打字，省了許多時間），慢慢的把這篇英文稿翻譯出來，並刊登在六十一期的〈圓光新誌〉上。不料，這篇翻譯稿（中英對照）竟然口碑不錯，並開啓了我的翻譯生涯。

之後，明法比丘要我將雷迪大師的Vipassanā Dīpanī（*The Manual of Insight Meditation*）一書譯成中文，我也不負所望，在2006年完稿，於2007年一月出書；翌年，明德法師希望我能翻譯Jotika禪師的*A Map of the Journey*一書（我將中譯本更名為《禪修之旅》），已於2007年八月出版。這四年來，共翻譯了九本南傳佛教大師的著作（其中一本與鐘苑文共譯），讓我得以一窺南傳佛教大師之著作，實在獲益良多，也促使我在禪修中心前後待了年餘，得以親近班迪達尊者等南傳佛教大師，並身體力行得之不易的四念處禪修法，沒有法光，就沒有後來的這些因緣，這一切要感謝法光佛研所的栽培，吾人銘感在心，沒齒難忘。

作者小檔案

法光佛教文化研究所第二屆校友